

紐約客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骨灰

白先勇

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七八年哥之摘掉帽從黑龍江返回上海，便開始口外打听，尋找父親的遺骸了。他曾經數度到崇明島去查詢，可是不得要領，那邊勞改農場的領導已經換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過羅任平這樣一個人。文革期間，從上海下放崇明島勞改的知識份子，數以千百計，父親在交通大學任教，雖說資格很老，但~~他~~只是一個普通數學教授，還稱不上「反動學術權威」，他在崇明島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會。那個年代，勞改場上倒斃一兩個年邁體衰的知識份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之奔走年餘，父親的骨灰下落，始終石沉大海。父親在崇明島上勞改了八年，~~他~~是七六年初去世的，~~他~~歸回人羣倒台，只差幾個月的光景。哥之信上說，

No.

1.

No. 2.

按規定，~~應~~保存骨灰，時限是三年，三年一過，與人認領，便令處理掉，因此他焦急萬分，生怕年限一到，父親的骨灰流離失所，那麼便永無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初~~秋天突然間，路迴峰轉，交通大學竟主動出面，協助哥之，到^{上海}崇明島追查出父親遺骸的所在。哥之把父親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馬上打了一個電話到紐約給我，電話中他很激動，他還交代預備祖父親朋追悼會，為他平反，恢復名譽，並且特地邀請我到上海去參加。這，都得感謝美國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與中國工業部簽定了一項合同，賣給北京第一機械廠一批巨型渦輪，這批交易價值三千多萬美元，是公司打向中國市場的第一炮，因此份外重視，特別派我率領一個五人工程師團，赴北京訓練中

一機械廠的技術人員。工業部的接待事項籌劃得異常周到，連我們上海徐家匯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趕着粉刷~~了~~了一遍，並且還新裝上電話，以便我到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時，可以住在家中，與哥之團聚。不消說，父親的追悼會，一定也是那邊當局細心安排的。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時局吃緊，父親命母親攜帶我，跟隨大伯一家到台灣，他自己暫留上海，等待時期結束，再南下與我們會合。母親也~~帶着~~帶着~~我~~我，不料我們甫到台灣，共軍已經渡江。父親這一個決定，使得我們一家人，從此分隔海峽兩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團聚。母親在台灣渡過了黯澀的下半生，從她常年~~枯槁~~枯槁的服神以及身軀的喞嘆中，我~~深深~~深深~~的~~的感得到她對父親那份

身窮身乏的思念。最後母親纏綿病牀，臨終時她滿懷悵恨，嘆惜道：「齊生，我則不到你爹去了。她吩咐我，日後之五年或美國留學，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把書寫一位親戚，轉與父親。我連~~連~~連過親的傳遞，或以父親開始通信。我們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斷，因為文革爆發了。從此，我也就失去了父親的音訊。哥之信上說，父親是因為受了海外關係的連累，被打為反革命份子的，~~我~~我給他那封家書被抄了出來，竟成了裡通外國的罪証。寫父親是崇明島到底受了些甚麼罪，哥之一字未提。他只含言~~下~~的告訴我，父親一向患有白內障的痼疾，最後因為腦沖血，倒斃在力改場上，死時之二十五歲。」

身論如
何，而女
親設法
取得連
繫。

去中國的行程，都由公司幫我安排妥當，十一月二十日乘泛美飛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飛蕪金山，打算在蕪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兩斗沒有見面的大伯，在他那裡過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裡，在加利福尼亞街圓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樸樸的回憶樓的建築，裡面住的都是中國老人，大多數是唐人街的老華僑，也有幾個是從台灣來的。三年前，我到蕪金山開會，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追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聞到一陣中國特有的旧城味，大概氣風日久之，濃濁觸鼻。大伯住在樓底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裡，那時白媽還在，公寓的家具雜物頗多，倒是收拾得整齊齊的。客廳正面壁上，仍舊懸掛著大伯和蕭鷹將軍合照

的那張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佔了半面牆，框子也換過了，是銀灰色的。鋸齒的。幾十年來，蕭大伯到那裡，他一直推著那張大相片，而且它總是掛在客廳正面的牆上。

張像

那是抗戰勝利還都南京的那一年，大白和蔣將軍合照的。大白說，蔣將軍從來沒跟他部下合照過，不~~是~~不~~照~~例，

~~他~~因此大白特別珍惜。相中蔣將軍穿著西裝，

面露笑容，~~文~~文儒雅，~~看~~看不出~~是~~是~~誰~~誰，~~比~~比

風雪的~~英~~英雄~~物~~大白那~~時~~時大概才三十出頭，他立

在蔣將軍側，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裝，剃着平陸軍頭，

~~十分~~武的模樣。大白蔣南人北相，身材魁梧，

長得~~是~~虎背熊腰，一笑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兩副鬍刀眉

，及眉一筆，一雙眼睛炯炯有神，頗有~~攝~~攝人的威嚴。

後來大白上了年紀，背~~背~~背起來，眼泡子腫了，又~~張~~張了眼袋

，而且~~用~~用腕有~~毛~~毛禿，一汪淚水汪~~汪~~汪的，一雙濃眉也起

了花白，他那~~圖~~圖厚的臉上反而添了幾分老人的慈~~慈~~祥。不

張
像

過他仍舊留著短~~短~~的陸軍頭，正式場合，一定要把他那

套深藍色的毛料中山裝拿出來，這套得乾~~乾~~淨淨的，穿在

身上。只是他那~~一~~一雙腿，~~却~~却愈來愈~~短~~短了，走

起路來，左一拐，右一拐，~~看~~看他那龐大沉重的身軀，顯

得異步踉蹌吃力。從前在台~~台~~，我到古白家去，大白常~~常~~

把我~~我~~堂哥~~哥~~拉到跟前，听他數說抗戰期間，他在上海~~海~~剪除

日寇，制裁漢奸的英勇事蹟。說得興起，他便撿起褲管子

亮出一雙毛茸茸的腿~~腿~~給我們看，他那雙腿是畸型的，膝蓋

向內，身法伸直，膝蓋一團紫癢癢的，他指著他那雙~~殘~~殘

的腿對我說道：

「齊生，你大白這雙腿啊，不知該記多少功呢！」

古白在一次~~辦~~辦好行動裡，被一個~~變~~變節的~~同~~同志~~出~~出賣了

孔雀牌

落到偽政府特工總部的手裡，~~關進~~關進七十六號的監牢中。古伯在裡面給灌凉水、上電刑、抽皮鞭子，最後坐上了老虎椅，而且還加了三塊磚，終於把一雙腿硬生生的縮折了。大伯被整得死去活來，可是始終不肯吐露上崗區的老同志名單，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戰勝利，大伯抗日有功，~~獲~~獲頒將軍的器重，那張照片，就是那時拍攝的，而古伯的事業同時達到了他一生中輝煌的巔峯。到了台後後，因為人事更替，古伯耿直固執的個性，不合時宜，一起先是遭到排擠，後來被人誣告了一狀，到外島去坐了兩年牢。七十年代初，古伯終於全家移民到了美國。上一次我到他的小窩去看他，他和伯媽剛從堂哥柏洛阿圖那家搬出來。伯媽趁著大伯去洗手間，朝裡面吐了吐

嘴，悄悄對我說道：

老頭子这回动了真怒，和媳婦划了開翻了。

原來古伯在堂哥家~~住~~住，沒事時~~就~~給他兩個小孫子講述民國史，大概就像他從前給我和堂哥兩人上的課類似。偏之堂嫂却是一個歷史博士，專修近代史，而且思想還相當左。她對古伯的歷史~~想~~想格不入，她認為大伯不該儘給她兩個兒子講他那些血腥事件。大伯嘆之以鼻，詰問堂嫂道：

我敢之你這個歷史博士，蕭應~~馬~~將軍是何年何月何日出事的？出事的地點何在，這件歷史大事你讀之看。

堂嫂答不出來，古伯很得意，他道如果他是主考官，堂嫂的博士考試就通不過。堂嫂也裡罵了古伯一句：那

反動

个老 ~~人~~ 大伯却 ~~不~~ 了 連夜逼着伯媽搬了出来。老人
公寓房租低，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舖門口擺了一个書報
攤，伯媽也在一家洗衣店裡当出納，两老 ~~人~~ ~~自食其力~~。

你大伯擺書攤是姜太公釣魚！

伯媽調侃大伯道：大伯的書報攤在派報他不賣，左
派的又少有人買，只有靠香港幾本電影期刊在撐場面。

不過大伯並不在意，他說他跟伯媽兩人是在實踐新生活運
動。他又開始練字了，從前他在台灣，有一段 ~~伯~~ 在家中賦閑，

~~就~~ 就全靠練字修身養性，後來還真練就了一手好草

書，江苏自鄉會給他開 ~~書~~ 書法展。那天去的時候，大

伯正在伏案揮筆，~~書~~ 寫對聯，錄的是蔣放翁的兩句

書寫對聯，錄的是蔣放翁的兩句

詩：「夜闌卧听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一手草書寫得筆

走龍蛇，墨跡 ~~且~~ 沒有乾。大伯道：那付對聯是 ~~寫~~ 給樓上

田將軍的，田將軍也是一 ~~位~~ 退刀役的少將，從前跟大伯是

同一个 ~~家~~ 家 ~~人~~ 古伯搬進這幢 ~~老~~ 老人公寓，還是田將軍 ~~的~~ ~~家~~

介紹的，田將軍画馬出名 ~~他~~ 在唐人街居然 ~~賣~~ 畫 ~~得~~ 得 ~~出~~ 出名

他自己 ~~講~~ 他是「秦琼賣馬」。田將軍送過一幅戰馬圖給大

伯，大伯回贈對聯，投挑報李。大伯在對聯上落了款，他

命得 ~~兩~~ 兩幅對聯高 ~~之~~ 舉起，他 ~~顛~~ 顛 ~~揚~~ 揚着退了幾步，~~頗~~ 頗 ~~為~~ 為得

意的欣賞着 ~~自~~ 自己的傑作，對我笑道：

「齊生，你看之，你大伯的老功夫还在吧？」

舊金山傍晚大霧，飛機在上空盤桓了二十多分鐘才穿

打趣

這一些
美國人
志氣，

雪而下，~~我~~从窗户望下去，整个湾区都浸在迷茫的雾中，
一片灯火朦胧。我到了唐人街，在一家广东烟馆买了一
隻烤鸭，~~买了~~切了一盘烤鸭，~~还~~还有一盒酒鸭掌——
这是大白最喜欢的下酒菜，打了包，送到大白的住所去。
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雾~~雾在灰淡之的雾中爬上
山坡，冷风迎面掠来，我不禁一缩，打了几个寒噤，赶忙
将风衣的领子倒竖起来。纽约已经下雪了，因为圣诞节
，街上到处都亮起了灿灿的圣诞树，白绒般的雪花随着叮
叮咚咚的圣诞音乐飘落下来，反而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真是寒刺骨的，令人
肌骨。

大白来开门，他拉了一根拐杖，行走起来，口说愈加

艰难了。

大白，我给你带了酒鸭掌来。

我举起手上的菜盒，大白踮脚很高，接过菜盒去，

笑道：

看你还想不到，我倒把这个玩意给忘了！我

还带了个~~正~~用得着这个。

我放下行李箱，把身上的风衣卸去。在大白公寓裡，

茶几、沙发、连地上都堆满了~~一叠~~一叠的~~报纸~~报纸，甚~~多~~多，

颜色，非常凌乱，大概都是卖剩下的。

喏，这就任平的小白子——齐生。

大白拉着拐杖，蹭蹭到饭桌那边，把菜盒~~搁~~搁到桌

上。这下死不着眼，饭桌那边，靠着窗户的一张小椅子上

那比老
建筑，
一幢幢都
变成了
鬼屋的魅
影。

縮著一個矮小的老人，大伯在跟那老人說話。老人顫巍巍的立起，朝著我緩步的移身過來。在燈光下，我看清楚老人原來是個瘦骨嶙峋，而且佝偻得厲害，整個上身往前傾俯，兩片肩胛骨彎起，頸子吃力的伸了出去。頂著一顆白髮蒼蒼的頭顱，老人身軀十分羸弱，身上穿著的一件藍布單衣夾襖，白條掛在一處骨架子上的，走起來抖擻擻的。

唔，是有點像任平。
老人仰起頭來，打量了我片刻，笑頭微笑道。老人的臉削瘦得只剩下下巴寬寬，一及反白的眉毛緊攏，糾在一起。他像被寒風凍僵了，他的嘴角完全重掛了下來，笑起來，也是一付悲苦的神情。他的言音細弱，帶著顫音。

他是我非立表前，
大伯一面在擺設，回頭叫道。
一剎那，我的腦海內雷似的掠過一連串歷史名詞：「民盟」、「救國會」、「七君子」，這些轟轟烈烈的歷史名詞，都共他

生學家名教授非立息息相關。可是我一時却手法把古
民國，
滿面的衰殘老人連在一起。
你不會認得我的了，老人大概是正盯著他一直怔怔，
笑著說道，我看且你的時候，你才兩三正，這也在手裡吃

人家祖在可神了呀！大伯在那邊插嘴道，變成歸國
No.

「姑姑！」

「大伯知道我这次也去跟北京做生意，~~而且~~ ~~自己~~ ~~还~~ ~~要~~ ~~做~~ ~~生意~~。」

「我~~是~~是在帮美国，当~~办~~ ~~理~~ ~~人~~，大伯，我自嘲道。
「想在~~办~~ ~~理~~ ~~人~~在中国吃素的很~~多~~，~~鼎~~立表的~~接~~ ~~嘴~~道，他~~出~~ ~~细~~ ~~的~~ ~~笑~~ ~~声~~，颤抖~~之~~ ~~的~~。」

「你怎麼不帶了太太也回去風去風去？」大伯問道。

明珠跟孩子到瑞士度假去了，「我答道，隔了片刻，我終於解釋道：「

她不肯跟我去中國，她怕中國~~的~~ ~~所~~ ~~礙~~。两个老人~~想~~ ~~了~~ ~~一~~ ~~下~~，隨即呵呵的~~笑~~ ~~了~~ ~~起~~ ~~來~~。明珠有

潔癖，廁所有臭味她會便秘，連尿也撒不出。我們在長島的家裡，那三間廁所一年四季都吊滿了鮮花，打得香噴噴的。我们公司有一对同事夫婦，剛去中國旅遊回來，同事太太告訴明珠，她去遊長城，上公廁，在樹葉坑裡有蛆。明珠听得花容失色，這不~~是~~ ~~海~~ ~~我~~ ~~長~~ ~~麼~~ ~~遊~~ ~~遊~~ ~~遊~~，也不為所動。

大伯擺好碗筷，把我們招呼過去，大家坐~~定~~ ~~下~~ ~~來~~。桌上連我帶來的燻腊，一共有七八樣菜，大概都是你~~子~~ ~~裡~~ ~~買~~ ~~來~~的。

你表伯昨天剛到。」

大伯打開了一箱茅台，倒進一隻銅酒壺裡，遞了給我，我替大伯、鼎立表的~~都~~ ~~斟~~ ~~上~~ ~~了~~ ~~酒~~。



今天我帮你表白接洽，也算是给你送行。

古伯举起了那隻个人用的青花酒杯，

着非立表伯，两个老人又摇头又叹气，半晌，古伯才向腔道：

道：

老弟，今夕何夕，想不到咱们老兄还有见面的一

天。

非立表伯坐在椅上，上唇却倾斜到桌面上，他的脖子

伸得长长的，摇着他那一头乱麻似的白发，叹息道：

是啊，表哥，~~真是~~比自跪在菩萨哪！

我们三个人都酌了一口茅台，灌烈的酒像火一般滚

落到肠胃里去。古伯用手抓起一隻烟鸭掌啃嚼起来，他

用抚着那隻鸭掌，指尖了我只非立表伯一下。

你從紐約去，他終上海又要去紐約——这个世界

真是颠来倒去吓。

我是做梦也想不到还命到美国来，非立表伯敬

敬道，

我们一直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古伯说一调羹

汁蝦仁刺非立表伯的脖子裡，这麼多斗也不知道你的下落

。前年你表嫂过世，你哥之非立表伯从纽约来看我，我们两人

还感嘆了一番，当初古伯撤退，我们最大的错误，就

是让你和任平留在上海，~~究竟~~怎样也應該逼着你们两人

一起离开的。

那时我那裡有妻，非立表伯苦笑道，上海解放，我回

率領民盟代表團去欢迎陳毅。

No. 10

早三

早知如此，那次我把你抓起来，就不放你出去了——
 干脆把你押到台湾去！方白呷了一口酒，呷之嘴转向我道：
 “你们鼎立表伯，老斗是有名得很的民主斗士呀！一天到晚在《大公報》上发表反政府的言论，又带领学生闹学潮，搞甚麽和平运动，还有同济大学把他们一百多个师生通通抓了起来！”

方白越着呵呵的笑着起来，他的左眼失去了白控制，眼淚盈盈溢出，他忙用袖角把泪水拭掉。

你开时这又显得好笑啊！方白指着鼎立表伯摇头道：“刷子手了，一吐狗爪牙了！”

嚷——鼎立表伯直摆手，尴尬的笑着，他的眉头却依旧纠在一处，一脸慢色。

我举起酒杯，敬鼎立表伯。

表的，我觉得你们可真是了不起了呢！我道通，当时方那帮人，你们一点也不退缩。

我告诉他，这可真是了不得，在可大东方面书馆看到

不少中国民主同盟的资料，尤其是你们真身救国会，请愿抗日，七君子，章伯钧，王造时，论

逮捕下台的事，~~我真是佩服你们~~ 我佩服你们。鼎立表伯听了的笑着，他的身子俯得低低的，背上驼

着一座小山一般，他呷了一口酒，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民國二十五年

「民盟」後未很慘，「鼎立表伯俄的」道「我們徹底的失敗了，

五七年反右，章羅反黨聯盟的案子，把我們都捲了進去，全部打成了右派。救國會七君子，沒有一個有的下场——王造時、章伯鈞給開的飲生不得，各死不能，連梁漱老還換毛澤東黨的臭死，我們一个个也就凍死寒蟬了——鼎立表伯的詩有兩句：「齊世之亂何時歇？五岳今日皆宣格悼王靜安的詩有兩句：『齊世之亂何時歇？五岳今日皆苟活！』我們足足苟活了二十年呵——

鼎立表伯~~在~~酒桌上，有吳嘔咽住了，大伯等起酒壺勸慰道：「鼎立表伯，志中，一壺濁酒喜相逢，你他出來還且得着我这个老表哥，已經很不錯啦。」

古伯~~的~~殷勤勸酒，兩個老人的眼睛都喝得冒了紅。兩叔哥台卜肚，我也感到全身的血液在開始燃燒了。
「真怪，我來問你們，古伯把那盤鴨柳到鼎立表伯跟前說他過酒，」當年大陸失敗，你們這批民主人士也要負一部份責任哩！你們在報上天天攻擊政府，青年學生訴你們的話，幫作~~也~~起亂來。」

表哥，你~~也~~當時~~的~~祖眼是到~~的~~，鼎立表伯極力分辨道：「勝利以後，那些接收大員到了上海南京，表叔得實在太壞！甚麼五子登科，~~有~~有理，上海南京的人都说他們是劫收的——民心就是那樣去的，我們那時還能保持紙的~~自~~國嗎？」

古伯靜多的听着，沒有出聲，他又用袖巾拭了一把粘到面頰上的眼淚。沈顯了半晌，他~~當~~舉起酒杯~~因~~的~~那~~根拐杖，指向客廳牆壁上那張大照片叫道：「

一點七
也不
冤枉

No. 12

孔雀牌

都是蕭先生走得早，走得不得其時！古伯的言音變得激昂起來，要不如此，上海南京不會出現那種局面。蕭先生飛札出事，還是我去把他的遺休迎回南東的呢。有些人表面悲哀，我卻知道他們心中暗喜，蕭先生不在了，沒有人敢管他的，他就可以胡作非為了。我有一個部下，在上海租界弄到一棟~~好~~漂亮的房子，要來送給我的。我真罵了他一頓：『國家就是這樣使你們敷衍的，還敢來賄賂我？』我看他那批人那樣亂搞，實在痛心！

古伯這着用手拍地板上重重的敲了兩下，聽得地板咚咚之响。

我跑到紫金山蕭先生的墓前，放了一捧鮮花，我哭給他听。蕭先生，蕭先生，我們十年來苦戰來的勝利，都給那批不肯之徒葬送了呀！

大伯那張圓厚的~~圓~~潤臉，兩腮抽搭起來，酒裏上來了，一張臉紅成赤黑，額上沁着汗水，旋即，他冷笑了兩聲，說道：

我不肯跟他們同流合污，他們與我安排我睡。算我的旧賬，向我問在七十多歲的時候，有造反之嫌。我雖任重如山自問，我一輩子沒出賣過一個同志。只有一次，受刑實在吃不住了，招供了一些情報。事後我也向蕭先生自責過，蕭先生蕭解我，還領給我~~中~~心黨員的勳章呢！我

以後坐過老虎凳的人，那裡懂得受刑的滋味！

表哥，你抗自有功，我們都知道的，請立表伯安撫大

伯道。

古伯端起他那只磁酒杯，把杯裡半杯茶，一口
喝去了。

古伯，你要添碗飯麼？我伸手去拿古伯面前的碗，
碗，古伯並不理睬，卻突然想起了甚麼似的，回頭道：
你爹多的追悼會，幾時舉行呢？

我到上海，廿二天就舉行。

唔——古伯從鼻子眼裡哼了一声，苦澀道也真會折騰
人，把人磨死了，又拿人家的骨頭來熬一湯。

他們準備替爹平反，恢復他的名譽呢。
人都死了，還平反甚麼？古伯提高了聲音。

不是這麼說，非立表伯孫道，任平反了，齊生的
日子就如過得多。我的案子要不是今年年初得到平

反，非誓申請我來美國，他們肯定不會放人。

我死了我死不要平反！古伯揮手道，志氣道，除
了蕭先生，也沒有人有資格替我平反。齊生，你去替你爹

的向黨追悼會，回來也好替你大伯料理後事了。

大伯，你老人家要活到一百歲呢！我趕忙笑着道。
你這是在咒我麼？古伯望起兩道花白的鬍子，臉

色相老，是個沒出息的人，我不理他。古伯一直想你
當他的兒子看待，古伯並不甚多批評你，只交待你一

件事：古伯死了，你一把火燒成灰，連他的棺材也，任
他飄到大陸也好，飄到台灣也好。——千萬莫想死在

美國！

古伯向鼎立表伯道：

「美國这个地方，病不得，死也不起。一塊豆腐乾大的墓地就要两三个美金，莫说我及钱买不起，买得起我也不要去跟那鬼洋鬼子去挤去！」

大伯喝着嘴里的笑了起来，他拍着他那粗壮的腰，说道：

「这年把还常闹腰子痛，痛得厉害。医生挥电筒检查出来裡面生瘤，很可能还是恶性的呢。」

「医生说可不可以开刀吃？」大伯急切地问道。

「我这些年还闹甚痒刀？」大伯挥了一下手。
「近来还常常感到心神不宁。」——我晓得，我的大限也不会远了。」

我仔細端了大伯一下，觉得伯妈过世後这两年来，大

伯果然又衰老了不少。他脸上不是肥胖，竟是浮肿，两眼眼眶子都黑了，上面沁出密密的雀斑，汗水淌出来，眼袋上都湿漉漉的。

「大伯你眼泛泛的注视着我，声音低低的」

说道，你骂我是刽子手，你没错，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那阵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並沒有觉得甚

麽不好，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之，那些杀的都是孬奸

、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帮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表哥——」我立时叫了一声，他的嘴唇颤抖了几下，好像要吐甚麽似的。

「大伯沉痛的嘆道，他伸出手去，拍了一下排

立表伯高送的肩胛，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两个老人，对坐着，欷歔了一番，扭扭起来。天色
到早晨的凉意，凝固，呼吸都有困难了似的。啤酒
已没有了，我却在一种微乏的寒意，汗
毛都张了起来。我记起去年季永新到纽约来看我，我以永
新有八斗未曾见面，从前我们在哥大都是保钓的志友，
我抽身得早，总早把博士读完，在福斯特惠勒找到一份高
薪的工作，永新舍身投入，连当位也牺牲掉，后来一
直事业坎坷。那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着谈着，突然就
起来，对。我记起他做事的样子。虽然我和
永新也一直暗自再提起保钓运动，可是我们却知道彼此心

之久

也这样

中都在想着这件事，而且我们都在怀念一〇、二九年的
大游行那一天，在雪地里，我和永新肩靠着肩，随着千千万
万个中国青年，大家同声一气的喊道：钓鱼台，中国地
！钓鱼台，我们的！我的呼吸，像潮水般向着日本大使馆
汹涌而去。

No. 16

的完成，我们很早就起了，
钟的飞机，而我也在酒力了。我去浴室洗澡
完毕，回到客房，鼎立表自己卸去了外衣，
了一套皮了黄的棉毛衫裤，更显得瘦骨嶙峋，
他蹲在地上，打开了一隻黑漆漆的旧箱子，从裡面掏出

大得要

须

(24 x 25)

他比自
米有高的
降起的
你比自
插着一瓶
力似的。

孔雀牌

我感觉到那

你睡不着麼，齊生？」

黑暗中，非立表的伯頓的吉音傳了過來，古板老人所

列我在那上一直轉反側。

「我想到明天去上海，心口裡有些緊張，」我答道。

「哦，那也是，這次要來美國，」幾夜都睡不好，

我摸著我那摺在沙發上的外套，把衣袋裡的手

烟和打火機掏了出來，坐上一枝烟慢慢的吸了一口。

「就靠這上海還不遠，表的？」我問道。

「還蠻多，多到幾年的時間，」不甘平很遠。

「半個多鐘頭的時間，」我搖搖頭。

「哥，這，這將會，」用這，急著的要反老天，把下其甘，

孔雀牌

(24x25)

一件草綠的毛線背心，把脖子蓋的，推到腋下去

。我穿非立表的穿上背心，山魏之的爬上了牀，才把灯

熄掉。我躺下聽著他的呼吸聲，我聽他沙

沙上，裹著一條保潔毯子，黑暗中，

我可以所得到對面牀上老人時常時多的呼吸聲，又的思緒

開始起伏不平起來，想到兩天後，在上海參加文藝的追

悼會，我不禁惶惶然。他在那邊，用這期又這期，

此種文藝在國共兩黨上常改，斗心以救濟我，

這本國史的錯誤。他方在自應，他的一筆一劃，

我聽，站在那裏，對著父親，在國共，

我，難道我還要向他的教訓，一陣酒意湧了上來

，我感到的，有笑反胃。

睡
氣
睡
食
涼

老人向着我这边，挪了挪身子，悄悄的对我说

「齐生，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老人的脸，泛起了红晕。

「的，表的，」我应道。

你从中国回来，可不可以带我到处去看看？」

纽约的一小块地，也不必太讲究，普通一点的也行。

「只要乾淨就好。」

我静了一会儿，老人的脸，变得更红了。

我私你表伯妈，两个人在一起，回十年，八年，连来也没

有分开过。她为了我的政治问题，很吃了一些年头，

以是患难夫妻。这次到美国，本来她也有中意的地方。

上面公家，旅行，半年才批准，她等不及，两个月

病故了。——这个我出来，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头，

带了出来。——这个我出来，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头，也一起

带了出来。——这个我出来，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头，也一起

方呢

老人很殷，飘忽的，言谈举止，里陪中一切规矩下

来，我价休在沙面上，房中的寒意，渐渐的，我

把被子拉过，将头也蒙上。渐渐的，我感觉到愈来愈冷。

朦胧中，我听到了，一片从野地里，野地上有許多人

在挖掘地坑，人影憧憧，在挥动着十字镐。

我走近一个

地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正在挖地坑。

他已经深到了他的胸口。

酒意
上了头，

我们
两个人

孔雀牌

供方的坑中，横着一整着，露着意外面了，露出露出的死人骨头，
 一根根枯白的。老人举起圆锹，将那些枯骨自掘起，往
 坑外一扔，他环视圆锹上下，~~我~~我竟着，一招之人骨，
 你之，~~我~~我竟落回地上，在坑底，不一会，~~我~~我竟
 只坑边堆成了一座白森森的火山。我定神一看，赫出，
~~我~~我那个高处的老人，竟是在坑中，他~~我~~我竟的舞动着手
 裡的圆锹，~~我~~我竟在坑中挖掘，人骨头。他~~我~~我竟的舞动着手
 哩，~~我~~我竟成了一招之人骨，~~我~~我竟落坑中，将夫的埋
 大手双手乱挖，狂喊道：
 齐生——
 我~~我~~我竟醒，心中突之乱跳，~~我~~我竟上冒出一阵冷汗，
 果古自己已经站在那沙面坑前，他果醒我，去~~我~~我竟
 飞扑了。

房中你竟~~我~~我竟，~~我~~我竟，~~我~~我竟，~~我~~我竟，~~我~~我竟，
 直立在坑头边，像一座铁塔似的。
 身